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5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本土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

我家就在岸上住

王超(济宁高新区)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伴随《我的祖国》唱响大江南北,运河情怀、生态河岸闯入主流视角,成为无数人的精神原乡。

今天,运河情怀不断延续与传承。在太白湖新区的大运河边,“我家就在岸上住”运河文化展示区依托运河沿线村庄的古运河遗址,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修复焕新、设计改造、智能融合、业态延伸,还原了大运河沿岸的历史风貌和乡土人情,成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运河博物馆,构建了一个现代化的乡村发展模板,让古老的大运河文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勃勃生机。

这是沿运河的一处长长建筑群。几十家古朴民居灰瓦白墙交相辉映,水塘里一泓碧水,波光粼粼,岸边有木船石磨,潺潺流水从每家每户的门前走过,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这物,这人,这景,这一切,仿佛是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长河的大门,让所有人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遥远年代里运河小镇恬淡而幽静的生活,让人感觉既梦幻又真实!

如果把大运河比作挑起了半个中国的扁担,那么扁担下那个承重的肩膀,就是济宁。济宁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流经这个“江北小苏州”,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融合,同时也让这里的人们形成了“开放、包容、诚信、友善”的人文品格,且融入了血脉,世代地流淌。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囊括了中国若干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国家因素,又创造出了大运河流域多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等非国家因素。这种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当今社会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基准、智力支持和文化自信。它所蕴含着的价值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文化兴,古运河才能真正浴火重生。漫步在仿古村落的小桥流水旁,徜徉在历史文化的氛围里,我贪婪地汲取着这厚重的历史沧桑感,真切地体验着大运河畔市井民俗的一幕幕活剧,想象着当年大运河畔舟楫相连、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繁荣兴旺的情景,竟有一种别样的情怀。

我从小生活在微山湖畔,大运河从湖中穿过。在那片绵延缤纷的岸边上有我的家,在那里留下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是大运河这位慈祥的“保姆”把我养大。长大了去当兵,我又生活在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座小岛上,日见波涛,夜听拍岸,又有了大海的陪伴和拥抱。退役回到家乡,在人生的最后旅程,在太白湖新区安了家,竟又住在了大运河边的高校生活园里。每天以河为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境恬静而温馨。清晨,我会被大运河里行进船队的汽笛声所唤醒。大运河在我右边,楼的正前方是美丽的太白湖。楼前树木葱郁,没有任何遮挡。登高望远,凭栏远眺,目之所及,曙光初照,湖面波光粼粼,泛起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宛如一条耀眼的丝带,随波飘过那座浅蓝色的钢铁大桥。天气晴朗时,一眼能看到几十公里外连绵的山峦。湖中的各种鸟儿,平时喜欢在我楼前自由盘旋,累了或是在树丛中嬉戏,或是轻盈地冲入湖里。有时它们飞得高了,竟与天空中的白云交相辉映,若隐若现,如诗一般,如画一样。

我信步登上了大运河堤,放眼望去,宽阔的河面碧波荡漾,南北都看不到尽头。几只帆船从远方飘然而至,又向远方悠然驶去。一拖船拉着长长的船队,似水上火车,在主航道里前进,一阵机器的轰鸣声,由远而近。船里装满了货物,把船身压得很低,像一叶扁舟随着波浪缓缓地前行,船尾激起如白雪般的浪花。我就想象着这一条河,北通北京,南达苏杭,源远流长,奔流不息。

我想,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河,属于自己的海,家在岸上,也在心上!

太白晚眺

李同宁(济宁高新区)

目光所及
有酒杯空置桌上
四周欢笑声
在空气中弥漫
在阳光下
在太白楼上
永远没有太阳的阴影
自李白离开千余年来
人们已习惯太白晚眺

披着春天的故乡

陈宗贵(嘉祥)

风在来的路上
寒冷不久就会离去
久违的故乡
挣脱了冰封一季
开心地走在雪地里
但没有谁去理会
融雪的告白
积雪消融
欢唱的小溪
载歌载舞的山山水水
多么美好
披着春天的故乡
万物抽芽

逐光

李洪光(太白湖新区)

每一个严冬都将离去
每一个春天必将来临
让我们追着光的方向
用脚步丈量梦想的远方
心中的光永不灭
岁月的诗行
写满无畏与刚强

春风

房照远(汶上)

草露青山落雨花,
晴窗柳巷伴长芽。
春风不惧霜阴老,
碧水连天映墨华。

老屋修缮记

张恒利(汶上)

老屋,名副其实,应有四十多年了。盖老屋的情景犹在昨日,历历在目。一圈石头做屋基,红砖砌墙,大梁桁架,东北红松做檩条,椽子上铺红砖,红砖上挂沙土瓦青瓦。那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和灰、扣梁、看檩、钉椽,建造起了让全村人瞩目的出厦瓦房。

四十多个春夏秋冬,整个屋子以坚固的姿态稳稳地承受风吹日晒雨淋,护佑着我们一家。

风剥雨蚀,硬朗的老屋渐趋老化,尤其是厦子顶上的檩条和椽子,像出过力的老人,弓腰驼背。一天,老娘打来电话说:“房顶上掉下来一块砖。”她平缓的语气里夹有后怕与担心,我听后一惊,好久好久才回过神来。“修修,该修了!”我在内心念叨着。

趁天气回暖,房子开始修缮。

房顶是重头戏。后坡用水泥砂浆挂上了淄博红瓦,较之原来的泥浆更为结实。过细的檩条和弓腰的椽子也需更换。换檩条是个技术活,原来的檩条是卯榫对接上的,现在能凿出卯榫的人似乎不多了。包工头灵机一动,提出了“乱搭头”的方法。乱搭头就是两檩条在梁上上下错开,紧紧靠拢。上檩条,看檩条找平,扒钉固定,钉椽子,一步步,井然有序。

第二天,屋顶前坡的红瓦挂完。明媚的阳光下,整个屋顶焕然一新,红瓦俨然,鳞次栉比。

之后,又加固了墙基外侧的护坡,抹外墙皮,庭院硬化,老院修缮一新。

看着崭新的房顶、光滑的外墙、宽厚结实的护坡、平坦的甬路,还有老娘脸上满意的笑容,我心安了。